

● 朱建新 ● 李念东 主编

新疆杂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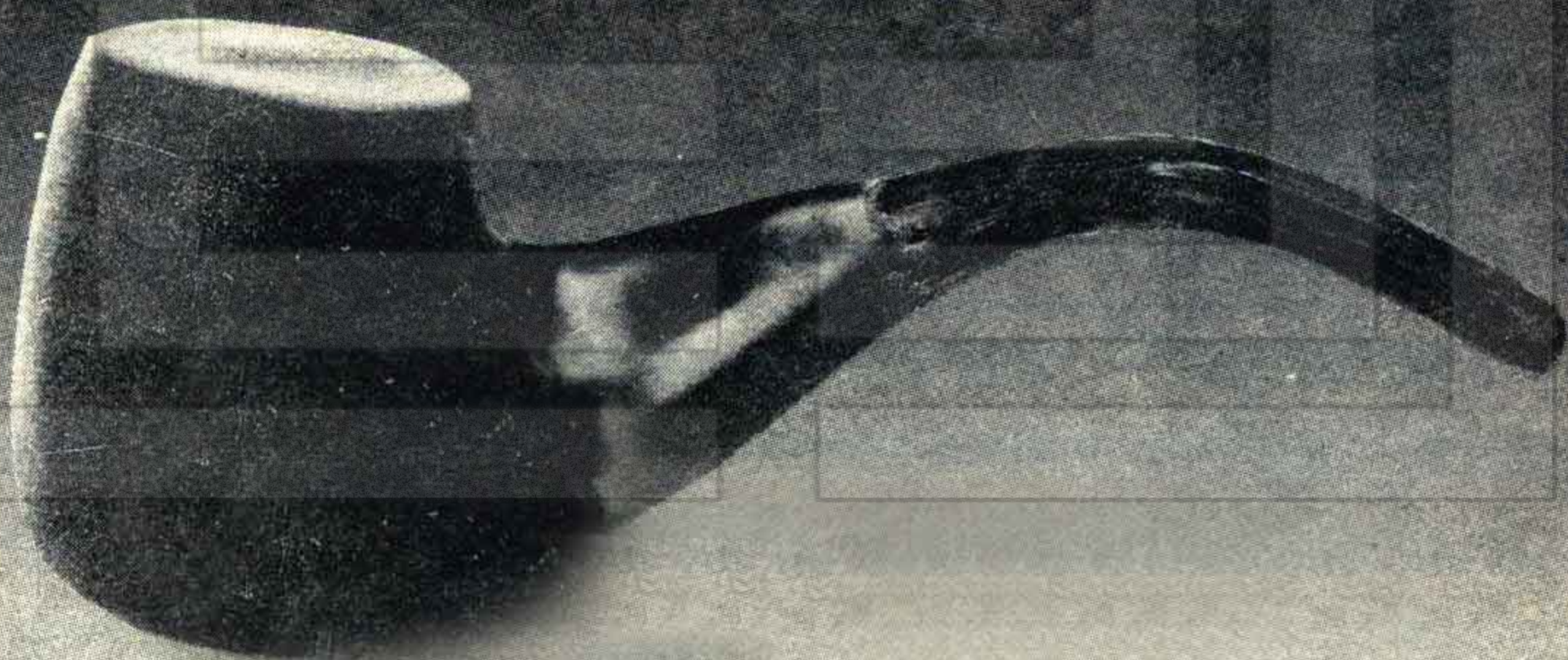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疆杂

朱建新

李念东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疆杂文选

朱建新 李念东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9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 10.875印张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600

ISBN7-5371-1349-1/I·501 定价:6.00元

写在前面

张明儒

我喜爱杂文，希望杂文事业兴旺。

以文会友。在全国，在新疆我结识了很多杂文作家及爱好者。其中，朱建新、李念东二位同志的杂文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两年前的一天，与建新同志交谈，议论新疆杂文的形势，我们认为新疆有一大批杂文作者在辛勤创作，不仅在自治区许多报纸刊物上辟有专栏，独树一帜，还有不少好作品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其中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作品，或在全国及各省市级报刊举办的评选活动中获奖，或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全国青年杂文选》、《杂文萃录》等选本……我们都仔细读过这些佳作，并为新疆出此上品而高兴。

我想，能不能把新疆杂文作者的这些优秀作品集中起来编辑成册呢？据我所知，建国四十多年来，新疆还没有出版过一部层次较高的作者广泛的杂文选集。这个想法当即得到建新同志的赞同，认为选编一本《新疆杂文选》很有必要，完全可能。

在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由建新和念东同志牵头，邀请了自治区文坛上颇有威望的老作家、评论家

和编辑组成的编委会，多方面征集作品，仔细挑选，严格把关，精心加工，历时一年多时间，这本书的校样终于摆在了我的案头。透过淡淡墨香，细细阅读，别有滋味。我的藏书中有许多版本的杂文集，但这一本尤为亲切。

《新疆杂文选》的出版发行，对广大作者是一件喜事，同时也可以满足喜爱杂文的读者品尝本地“土特产”的愿望，这是一份营养丰富的精神滋补剂。

杂文是时代的反响。在历史变革时代，人们需要杂文，也喜欢杂文。它发议论、抒愤懑、针砭时弊、弘扬正气，关心人民甘苦，有益于世道人心。

这本《新疆杂文选》，入选作品是从1978年到1992年之间发表的，跨度大，范围广，作者多，涉及内容很丰富，具有一定的历史感。所以，它一方面是十四年改革的伟大纪录——从各个侧面使我们略窥十几年中的成败得失和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也是新疆杂文界这些年来创作的一次回顾，可以检阅队伍，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因此说，一本小册子，意义不小。

在征集和编发这本集子的过程中，编者与作者已建立起联系，这对今后新疆杂文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完全可以预料，在现有的基础上，今后一定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密切联系，增进友谊，交流信息，磋商文事，促进新疆杂文事业兴旺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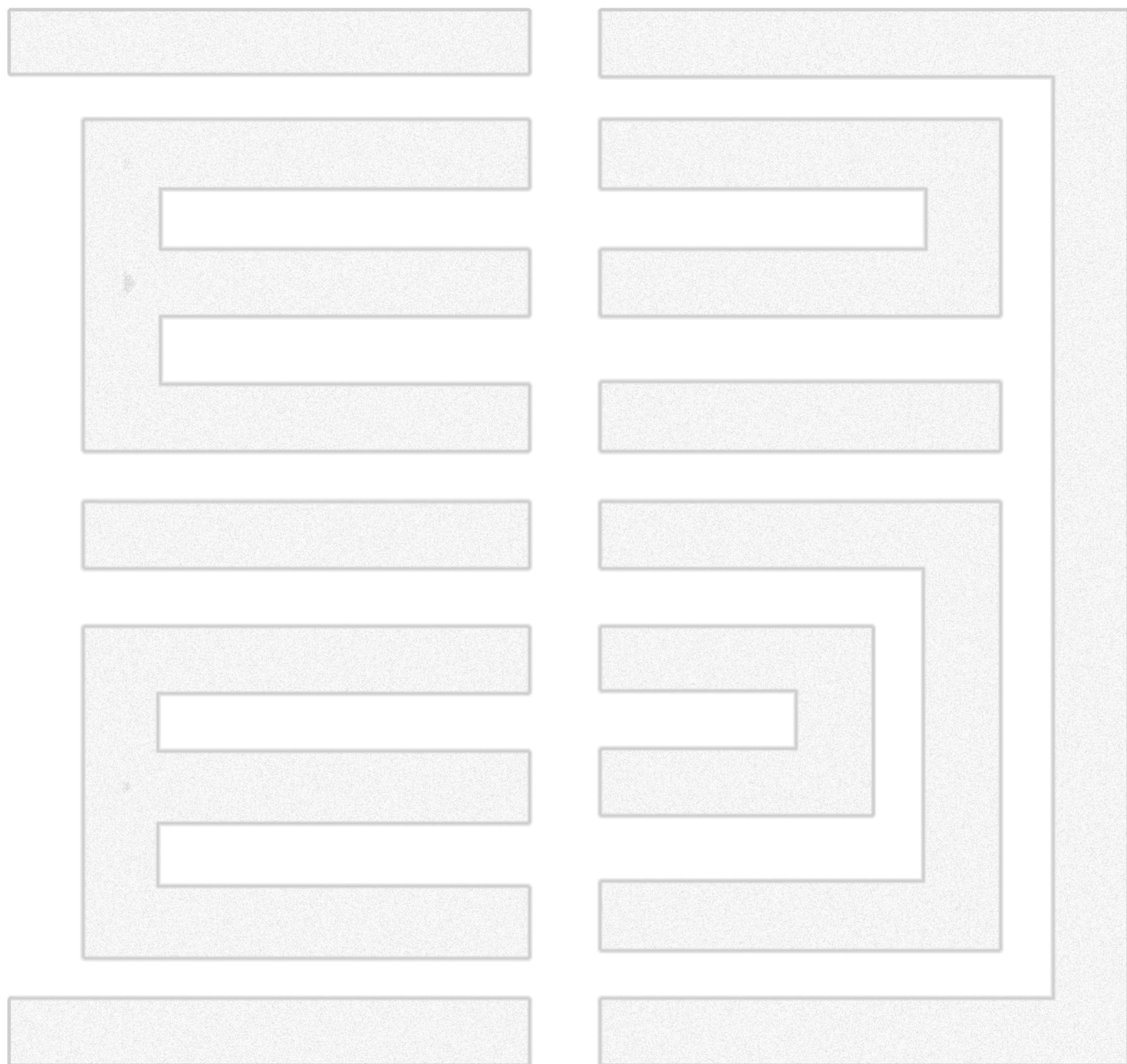
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杂文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的阶段。从报刊上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杂文可以看出，新疆杂文作者队伍更加壮大，日益成熟，战斗力越加强劲。我相信，日后新的

写在前面

杂文选集水平一定会更高。

作为《新疆杂文选》的第一个读者，我感到很高兴，写下了以上这段文字，不知能不能称为“序”？

1993年7月22日



目 录

目 录

写在前面	张明儒 (1)
一篇应当补充进去的文章	陈 艰 (1)
猫儿优劣论	邵 纯 (6)
“兼听纳下”	周颂鲁 (9)
从阿 Q“恋爱的悲剧”谈起	威 柯 (11)
劝君莫学秦舞阳	毛荣富 (15)
师旷这面镜子	徐 简 (18)
勇 退	杨作清 (21)
敲死木鱼的启示	唐异常 (23)
要“求言”	祝 谦 (25)
“求言”必须“求实”	白 沙 (27)
写给“名气”的一封信	陈 平 (29)
武健的“绝招”	徐 简 (33)
关羽刮骨和曹操忌医的启示	晓 鸣 (35)
农药与杏子	马合木提江·斯拉木 (37)
谈“下不为例”	张春恒 (39)
辨“狠”	化 中 (41)

- 由飞机失事联想到..... 李 星(44)
- 病梅的联想..... 毛荣富(47)
- 关于“翘尾巴”..... 胡 服(50)
- 未辨牝牡不失才..... 李 星(52)
- 衰老与年轻..... 毛荣富(54)
- 齐景公省悟的启示..... 叶昌柱(57)
- 哈密瓜的“名”与鄯善瓜的“实”..... 曾其祥(60)
- 绿树常青..... 丁原平(61)
- 郭橐驼种树与郑板桥养鸟..... 王志湘(63)
- 有些人为什么..... 梁静宁(65)
- “天明始觉满身霜”..... 叶昌柱(67)
- 不要为书所愚..... 马千希(70)
- “朋友”与“酒肉”..... 马锁成(73)
- 不要学袁绍..... 周 速(76)
- 莫学曹操杀杨修..... 郭世继(78)
- “杨修病”也该治..... 李念东(80)
- “张咏劝学”的启示..... 魏振江(82)
- “阿谀症”说..... 夏 天(84)
- “石季饮药”出新招..... 李念东(86)
- 治一治“大企业病”..... 刘有华(88)
- 既要比“耕田”,也要比“过年”..... 森 文(91)
- 且说“如此等辈”..... 西方朔(93)
- 来一点“即兴”的..... 周颂鲁(95)
- 有感于“人情”..... 北 野(97)
- 那喀勒斯悲剧的启示..... 邵 纯(99)
- “一窝蜂”析..... 丁言鸣(101)

目 录

漫话“张飞卖豆芽”	西方朔(103)
冲出包围圈	李念东(105)
不可避免的阵痛	王振忠(107)
当今“十景病”	邵 强(110)
男儿何不带吴钩	周 涛(112)
自由谈	王振忠(114)
教育之“水”喻	毛荣富(117)
管好“秘书”	威 柯(119)
因为字写得好	陈继宏(122)
积习断想	叶昌柱(125)
不妨也“撕破脸皮”	徐 简(127)
违心的送礼	申尊敬(129)
有感于“市长值班电话就是灵”	刘同起(132)
天下本无事	羊 鸣(134)
正 名	申尊敬(137)
从引进“情人节”说起	陈继宏(139)
五十个苹果与一生的奉献	毛荣富(141)
公开一个秘密	李念东(143)
“官方”与“民方”之间	杨作清(145)
门外权谈	叶昌柱(147)
酩酊曲	邵 纯(150)
来一点“绿色和平”精神	文 勇(153)
跳舞请伴说	宋军峰(156)
“女婿”这个角色	朱建新(159)
痛苦的“假面具”	文 勇(162)
读童话	周 涛(164)

饕餮赋.....	邵 纯(168)
从人体模特说开去.....	中国祥(171)
“条子”刍议.....	朱建新(174)
妙哉,如此“照顾”.....	路 远(177)
说“怪”.....	刘树靖(179)
“谢小偷”之奇.....	申尊敬(181)
想起了葡萄沟.....	李 星(183)
年龄岂能“浮动”?.....	李惠兴(185)
可怕的投入.....	陈继宏(187)
谁能避免尴尬.....	李小勤(189)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朱又可(191)
“杞人忧天”辨.....	徐俊旭(194)
甜瓜与傻瓜.....	李广智(196)
管好笔头子.....	王天渝(200)
“白”先生别传.....	贺维铭(202)
说新道旧.....	王 桥(204)
物不全美.....	杨作清(207)
夏瑜华小栓上访记.....	马永泰(209)
面子的祸害.....	周浩波(212)
闲话清高.....	张鹏程(215)
从变蛋变“便蛋”谈起.....	高炯浩(217)
噢,干爹.....	朱又可(219)
糖衣原是无情物.....	冻 冰(221)
何必都要“笑一个”.....	常 笑(223)
“两面性”透视.....	陈国军(225)
也谈“魔”.....	刘能发(228)

目 录

- 媒婆那张嘴..... 老夫子(230)
- 世上究竟有没有“傻瓜”? 周 涛(233)
- “跳跳糖”的悲剧..... 沁 人(235)
- 清谈与侈谈..... 贺维铭(238)
- 奖品的“四化”..... 张 红(240)
- 酒话评点..... 叶昌柱(243)
- 透过这个窗口..... 刘光牛(245)
- 更衣之室杂说..... 茅家梁(248)
- 搞好“小环境”..... 关 兴(250)
- 说谦让..... 申国祥(253)
- 别有滋味的酸白菜..... 祝 愿(256)
- 成人与成熟..... 郭泰山(258)
- 名累说..... 朱又可(262)
- 闲话小商品的“贵族化”..... 张 红(264)
- 名人与普通人..... 刘同起(266)
- “煤气包”与“鱿鱼猪”..... 李念东(269)
- 瓶中何物..... 周 涛(272)
- 李逵、李鬼与广告..... 茅家梁(278)
- 南人北相与虬髯..... 茅家梁(280)
- 混班族..... 老 丁(283)
- 说 累..... 肖 廉(287)
- 并非小题大作..... 关 兴(290)
- 脸谱的是非观..... 马 焰(292)
- 不怕..... 言 鸣(295)
- 我听《红太阳》..... 老夫子(297)
- “觥筹交错谁做东”..... 王树生(300)

出书亦忧·····	梁彤瑾(303)
请君“出山”·····	肖谋德(305)
酒盅虽小醉死人·····	张艺良(308)
莫待鹄去方引弓·····	李 星(310)
朝着大镜子走去·····	董 南(312)
把“盆子”翻过来·····	卜昭雨(314)
追求锐利·····	吴朝晖(318)
他不吃,拉倒!·····	陈建中(321)
人格、国格、花柳病及其他·····	陈建中(324)
论教师这个职业·····	周 涛(327)
“名”者慎之·····	黄进业(331)
后记·····	(333)

1978年

197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论列宁》。这本小册子，收了斯大林专讲列宁的六篇文章和两篇文章中关于列宁部分的摘录。

不说摘录，斯大林专讲列宁的文章已经译成中文有多少呢？据我所知，至少是七篇，而不是六篇，还有一篇是《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50寿辰大会上的演说》，就在《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上。

为什么六篇都收，偏偏不收这一篇呢？难道是这篇的内容已为小册子中其它各篇和摘录所包含，重复了吗？不！这一篇的内容是最独特的。或者，这一篇的内容与我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不能结合，无所针对么？恰恰相反，它正是对症的良药，攻病的针砭。我认为这是一篇应登载的重要文章。

为了篡党夺权，林彪、“四人帮”大搞“顶峰”、“绝对权威”、“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妄图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歪曲成宗教符咒，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架空成“神”；而这篇光辉著作如阳光驱除黑暗，照妖镜洞见鬼魅，纤毫毕露地照出他们的丑恶嘴脸，揭露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似乎，斯大林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预见到70年代的中国会出现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并且早就准备击中要害的武器。

要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

· 陈

· 艰

· 一篇应当补充进去的文章

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久远而常新么？这就是例证。

1920年，列宁在被卑鄙地谋刺以后已经康复，斯大林的这篇演说等于是当着列宁的面讲的。斯大林就用这个内容做为祝贺列宁50寿辰的礼物。伟大的导师和他伟大的学生就是这样地相互对待，并且把这样的关系公诸他们理应对之负责的阶级和人民。何等地真挚，何等地光明磊落，何等雄伟的气魄与广阔的胸襟，何等严格和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的学说和理想，忠于自己的阶级和人民！

要知道什么是同志感情，师生感情，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敬仰爱戴之情中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么？这就是光辉的典范！

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看来，他们自己的导师和领袖在革命过程中，对个别问题的暂时的“失算”，是认识过程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他的战友、学生和群众给予纠正和补充，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从自己战友、学生、阶级和人民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谦虚地倾听，勇敢地承认，主动、坚决、迅速和彻底地改正它们，这不但丝毫无损于领袖和导师的伟大光辉，而且反而使之更加伟大和灿烂夺目。

林彪、“四人帮”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著作高高供奉起来和使它与人民群众隔绝的神坛和栅栏，必须砸烂。强加于革命导师著作的帷幕与尘封，必须清除。还这些著作的本来面目，磨利它们所向披靡的战斗锋芒。斯大林这篇文章是我们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武器。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建议报上登载，并希望人民出版社再版斯大林《论列宁》时把它补充进去。

(原载 1978 年 11 月 21 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简介

陈艰，原名：陈俊逢，1927年生，浙江宁波姜山镇人。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生物系双重毕业。原《绿洲》杂志顾问、兵团文联名誉委员、一级编剧，剧协、作协新疆分会会员，离休干部。早期在重庆《大公报》副刊（1943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杂文、评论等，陆续发表小说、戏曲、杂文、诗、评论、科技史、民俗学、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及科普小品多篇，计一百多万字。

附：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
庆祝弗·伊·列宁
50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1920年4月23日）

约·维·斯大林

听过前面几个人的讲话和回忆以后，我要说的就很少了。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1905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接近列宁同志的人，就是我们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个人肯定地说，伊里奇反对抵制杜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后来知道，的确是这样。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我们都被感动了。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1917年9月，在克伦斯基执政

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关——预备国会，以便准备从苏维埃过渡到立宪会议，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处在秘密状态中。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驱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驱散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线关系搞坏。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断地行动。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

这又使我们感动了。

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这种谦虚和勇敢精神特别使我们敬服。（鼓掌）

（原载《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280——2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